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白香山集

(八)

白居易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書局影印

白香山集

(八)

著易居白

國學基本叢書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

王雲五
總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白香山集

卷五十

判 五十道

得丁上言豪富人畜奴婢過制。請據品秩爲限約。或責其越職論事不伏。

品秩異倫。臧獲有數。苟踰等列。是紊典常。丁志在作程。惡夫過制。爰陳誠於白奏。俾知禁於素封。將使豪富之徒。資雖積於鉅萬。僮僕之限。數無踰於指千。抑淫義叶於隨時。革弊道符於漢日。責其論事無乃失辭。若守職以越思。則爲出位。將盡忠於極計。難伏嘉言。楚既失之。鄭有辭矣。

得甲爲邠州刺史。正月。令人修未耜。廉使責其失農候。訴云。土地寒。

教有權節。業無易宜。地苟異於寒溫。農則殊於早晚。甲分憂率職從俗。勉人天時。有常農宜先定。地氣不類。寒則晚成。雖愆採木之時。未建把草之候。正惟廉使何味遺風。縱稼器之已修。先成焉用。苟土膏之不起。欲速何爲。誠宜嘉乃辨方。豈可詰其行古循諸周禮。修未雖在於季冬。訓此幽人于耜未乖於正月。責則迂也。訴之宜哉。

得乙掌宿息井樹。賓至不誅相翔者。御史糾之。辭云罪在守塗之人。

姦或不誅。吏將焉用。苟欲科其官失。必先辨以司存。乙慎守無聞。庶徒有怠。嘉賓戾止。誠宜慮以相翔。暴客聿來。固合擒而勿佚。旣隳官禁。是縱公行。且戒事之前。不申嚴於聚攢。慢官之後。欲移過於守塗。誠乖

率屬之方宜甘責帥之罰然以官雖聯事等列或殊罪不同科重輕宜別比夫所屬請以異論

得景爲私客擅入館驛欲科罪辭云雖入未供

傳舍是崇使車攸處將供行李必辨公私何彼客遊欲從公食豈無適旅宜受餉於盤飧既匪使臣何苟求於館穀信饕餮而是啓寧僭濫之可容同周官之廬入宜銜命非鄭氏之驛置豈延賓法旣自干咎將誰任然則不應入而妄入刑固難逃而已供與未供罪宜有別請從減降庶叶科條

得洛水暴漲吹破中橋往來不通人訴其弊河南府云雨水猶漲未可修橋縱苟施功水來還破

請待水定人又有辭

大水爲災中橋其壞車徒未濟誠有阻於往來修造從宜亦相時之可否顧茲浩浩阻彼憧憧人訴川梁不通壅而爲弊府慮水滯存至毀必重勞苟後患之不圖則前功之盡棄將思濟衆固合俟時徵啓塞之文雖必葺於一日防懷襄之害未可應乎七星無取人辭請依府見

得景爲將敵人遺之藥景受而飲之或責失人臣之節不伏

軍尙隱情臣宜守道况幄中權之要當絕外交之嫌景受命建牙遇敵飲藥直雖可舉忠則不知且事君在公訓旅貴信失人臣之節爾豈自明惑士卒之心吾將安仰况兵惟尙詐人不易知同饋醪而無他推誠猶可苟毒流而不察雖悔寧追無謀旣昧三思不伏恐涉貳過勿疑以飲徒徇陸抗之名未達而嘗且墜宣尼之訓是違師律難償鄰言

得丁將在別屯士卒有犯每專殺戮御史舉劾訴稱曾受棨戟之賜

將非處右莫敢示威軍或別屯則宜專命丁位雖佐理分以戎行執專征之權錫弓於周典操司獄之柄受棨於漢儀既有令而必行信無瑕而可戮實握兵之能政奚執簡之舉違如或稟命於連營畏予不敢今則分部而賜戟無我有違宜崇魏絳之威勿議秦彭之罪

得甲告老請立長爲嗣長辭云不能請讓其弟或詰之云弟好仁

讓賢雖仁廢長非順徒聞建善則理其如亂嗣不祥甲告老於朝立子爲後雖急難自舉必有可觀者焉而長幼以倫無所苟而已矣况欲正其爵位豈宜越以鴈行於弟克恭厥兄徒見好仁之請知子莫若於父蓋從立長之言無忌雖欲傳家季札終常棄室諒可致詰罔聽不能

得乙出妻妻訴云無失婦道乙云父母不悅則出何必有過

孝養父母有命必從禮事舅姑不悅則出乙親存爲子年壯有妻兆啓和鳴授室之儀雖備德非柔淑宜家之道則乖若無爽於聽從曷見尤於譴怒信陽婉娩理合仳離且聞莫慰母心則宜去矣何必有虧婦道然後棄之未息游詞請稽往事姜詩出婦蓋爲小瑕鮑永去妻亦非大過明徵斯在薄訴何爲

得丙景有姊之喪合除而不除或非之稱吾寡兄弟不忍除也

喪雖寧戚禮且節哀俾不足與有餘必跂及而俯就景愛深血屬禮過時制興鮮兄之歎情旣鍾於孔懷及居姊之喪服將除而不忍雖志崇敦睦而事越典彝况儀貴適中哀不在外宜抑情而順變多奚以爲苟在禮而或踰過猶不及請遵仲尼之訓無執季路之辭

得丁陷賊庭守道不仕賊帥逼之辭云堯舜在上下有巢許遂免所司欲旌其節大理執不許

臣節貴忠國經懋賞宜遵善道難廢彝章丁陷在賊庭強其祿仕敦任三之義因時難而名聞守無二之忠經歲寒而節見逼夷齊以周粟引巢許於唐臣身以道存情非利動所當厚獎何乃深疑且人無不臣之心所謂順也邦有惟重之典其可廢乎從亂則必論辜守道豈無旌善野哉大理信乃執迷展矣所司誠爲勸沮

得景爲大夫有喪丁爲士而特弔或責之不伏

官有常尊禮無不敬位若殊於等列弔則異其節文景爲大夫丁乃元士居喪而哭合遵朝夕之期特弔以行笑越尊卑之序既乖前典乃速斯言且禮貴明徵位宜慎守俟非其事信于食菜之榮儀失其宜徒展贈芻之意是曰無上將何以觀

得吏部選人入試請繼燭以盡精思有司許之及考其書判善惡與不繼燭同有司欲不許未知可否

旁求俊造迨將筮仕歷試文辭俾從卜夜苟狂簡而無取宜確執而勿聽萃彼羣才登於會府惟賢是急慮失寶於握珠有命則從許借光於秉燭及乎考覈罕有菁英屬辭旣謝於揀金待問徒煩於繼火將期百鍊之後思苦彌精何意一場之中心勞逾拙曷如早已焉用晚成敢告有司勿從所請

得乙貴達有故人至坐於堂下進以僕妾之食或謂之乙曰恐以小利而忘大名故辱而激之也貴賤苟合曾是汎交窮達相致乃爲執友乙旣登貴仕爰有故人以爲念舊追歡知己之心未至行權勵節成人之美則多不登夫子之堂乃進僕人之食苟推誠而相激雖屈辱以何傷安實敗名重耳竟慚於

子犯惑而成事張儀終謝於蘇君是勉後圖且符往行如或識幾半面契未同心雖發憤以達人必取怨於謗己以斯致誚亦謂合宜

得景領縣府無蓄廩無儲管郡詰其慢職景云王者富人藏於天下故也

賦斂異宜君臣殊政藏諸百姓在王者而則然虛我千倉於職司而不可景匱茲國用豐彼家財人不誅求誠爲寬政府無儲蓄寧匪慢官况今征稅有常公私兼濟苟能取之以道則下自樂輸何必藏之於人使上將乏用既爽奉公之節宜甘掠美之科罔縱縣辭請依郡詰

得丁食於喪者之側而飽或責之辭云主人食我以禮故飽

飲食以陳庶無求飽齋衰可恤仁豈忘情丁靡念人喪始求主禮遇加邊之膳誠可療飢對泣血之哀亦宜忘味旣念吉蠲之饍是忘惻隱之心况眷於其隣相猶違禮而食於其側飽亦非仁徒嘉施氏之儀且昧宣尼之教勿思變色當顧戚容

得甲爲獄吏囚走限內他人獲之甲請免罪

圜土不嚴罪人其遁亡而由己誠曰慢官獲則因人其何補過相維彼甲所謂攸司不念恪居儆於羑里旋聞失守逸乃楚囚雖非故縱所爲曾是慢常而致徒稱勿佚未可塞違得於他人自是疎網無漏失其所職豈可出匣不科無貪假手之功固合甘心於罰

得乙川游所由禁之云有故要渡

示衆知防必修水禁救人鮮死無縱川游乙行險不思憑河無悔慕呂梁之術習於浮水違周官之令忘

彼危身將不弔而是虞雖有故而宜禁忘子產喻政爾則狎而翫之引仲尼格言吾忍蹈而死者既殊利涉當戒善游未可加刑且宜知懼

得景爲將每軍休止不繕營部監軍使効其無備辭云有警軍陣必成何必勞苦將苟有謀勞而後逸師不用律臧亦爲凶况未靖方隅尚勤征伐卽戎推轂旣崇四七之名臨敵屯營何乖什伍之列是使人慢孰謂戎昭薄威雖欲恤勞徹警恐爲懈怠且有嚴有翼猶奪先人之心不備不虞寧救長蛇之尾必也權能制勝謀必出奇亦待臨事有成然後斯言可信監軍之効舉未失中彼景之辭試可乃已

得丁乘車有醉吐車茵者丁不科而吏請罪之丁不許

克寬克仁所謂易事不知不懼是曰難能况乎醉起麤間嘔溢車上小人沉湎自貽誚於彼昏君子含弘乃忘情於斯怒宥過所宜無大知非庶使有慚未乖觀過之仁雅叶諦思之義且恕當及物察貴用情絕纓繼淫醉而猶捨吐茵及亂誤豈不容無從下吏之規庶叶前賢之美

得甲牛舐乙馬死請償馬價甲云在放牧處相舐請賠半價乙不伏

馬牛於牧蹄角難防苟死傷之可徵在故誤而宜別况日中出入郊外寢訛旣品量以齊驅或風逸之相及爾牛孔阜奮辟角而莫當我馬用傷婉駿足而致斃情非故縱理合誤論在皂棧以來思罰宜惟重就桃林而招損償則從輕將息訛端請徵律典當賠半價勿聽過求

得景娶妻三年無子舅姑將出之訴云歸無所從

承家不嗣禮許仳離去室無歸義難棄背景將崇繼代是用娶妻百兩有行既啓飛鳳之兆三年無子遂操別鵠之音將去舅姑終鮮親族雖配無生育誠合比於斷絃而歸靡適從庶可同於束縛固難効於牧子宜自哀於鄧攸無抑有辭請從不去

得丁喪親賣宅以奉葬或責其無廟云貧無以爲禮

慎終之道必信必誠死葬之儀有豐有省諒欲厚於卜宅亦難輕於虛居丁昊天降凶遠日叶吉思葬具之豐備欲祔九原顧家徒之屢空將鬻三畝愛雖深於送死義且涉於傷生念顏氏之貧豈宜厚葬覽子游之間固合稱家禮所貴於從宜孝不在於益侈盍伸破產之禁以避無廟之嫌

得甲之周親執工伎之業吏曹以甲不合仕甲云今見修改吏曹又云雖改仍限三年後聽仕未知合否

業有四人職無二事如或居肆則不及仕門甲爰有周親是稱工者方恥役以事上且思祿在其中有慕九流雖欲自遷其業未經三載安可同升諸公難違甲令之文宜守吏曹之限如或材高拔俗行茂出羣豈唯限以常科自可登乎大用以斯而議誰曰不然

得乙請用父蔭所司以贈官降正官蔭一等乙云父死王事合與正官同

官分正贈蔭別品階如酬死繼之勳則厚賞延之寵追思乙父勳乃臣節捐軀致命尚克底定爾功繼代勸能豈忘勤恤我後椒聊既稱有實桃李未可無陰忠且忘身優宜及嗣如或病捐館舍贈官當合降階今則死衛國家敍蔭所宜同正庶旌義烈用叶條章

得景爲錄事參軍刺史有違法事景封狀奏聞或責其失事長之道景云不敢不忠於國守位居常小宜事大持法舉正卑可糾尊景名署外臺身由中立直而自守郡郵之政必行明不相蒙州將之邪無隱且六條枉撓百事滋昏苟不提綱是爲漏網雖舉違犯上虧敬長之小心而陳奏盡忠得事君之大節既非下訕難抑上聞

得丁私發制書法司斷依漏洩坐丁訴云非密事請當本罪

君命是專刑其無小王言非密罪則從輕丁乃攸司屬當行下不慎厥德擅發如綸之言自災於身難求疎綱之漏然則法通加減罪有重輕必也志在私行唯當專達之責如或事闕樞密則科漏洩之辜請驗跡於紫泥方定刑於丹筆

得甲爲所由稽緩制書法直斷合徒一年訴云違未經十日

王命急宜行無停晷制書稽緩罪有常刑將欲正其科繩必先揆以時日甲懈位敗度慢令速尤蓄怠棄之心旣虧臣節壅駁奔之命自犯國章然則審時勾稽考程定罪法直以役當暮月所由以違未浹辰將計年以斷徒恐乖閭實請據日而加等庶叶公平是曰由文俾乎息訟

得乙盜賣印用法直斷以僞造論訴云所由盜賣因買用之請減等

賄以公行印惟盜用罪之大者法可逃乎伊人無良同惡相濟所由旣敗官爲墨予取予求彼乙乃竊器成姦不畏不入潛謀斯露竊弄難容猶執薄言將求未減用因於買比自作而雖殊情本於奸與僞造而何異以茲降等誠恐利淫

得有聖水出飲者日千數或謂僞言不能愈疾且恐爭鬪請禁塞之百姓云病者所資請從人欲執禁之要在乎去邪爲政之先必也無訟憮彼泉水流于道周飲瓢之人孔多蔑聞病間濫觴之源不足必起爭端訟所由生欲不可縱上善未能利物左道足以惑人且稽以祥符徵之時事地不藏寶當今自出醴泉天之愛人從古未聞聖水無聽虛誕之說請塞訟僞之源

得景有志行隱而不仕爲郡守所辟稱是巫家不當選吏功曹按其詭詐景不伏

鳴鶴處陰聲聞于外玄豹隱霧樂在其中此將適於退藏彼何強之維繫景業敦道行志薄宦情太守以舉爾所知將申蒲帛之聘夫予以從吾所好不顧弓旌之招懼俗吏之徒勞引巫家以自穢冀其言遜獲免翻以行詐論幸商洛拂衣漢且求之不得潁川洗耳堯亦存而勿論天子尚不違情功曹如何按罪

得丁爲刺史見冬涉者哀之下車以濟之觀察使責其不順時修橋以徼小惠丁云恤下

津梁不修何以爲政車服有命安可假人丁職是崇班體非威重輕漢臣之寵失位於高車徇鄭相之名濟人於大水志雖恤下道昧叶中與其熊軾涉川小惠未遍曷若虹橋通路大道甚夷啓塞旣闢於日修揭厲徒哀其冬涉事關失政情近沽名宜科十月不成庶辨二天無政

得甲告其子行盜或誚其父子不相隱甲云大義滅親

法許原情慈通隱惡俾恩流於下亦直在其中甲忝齒人倫忍傷天性義方失教曾莫愧於父頑攘竊成姦尙不爲其子隱道旣虧於庭訓禮遂闕於家肥且情比樂羊可謂不慈傷教况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親是不及情所宜致誚

得州府貢士或市井之子孫爲省司所詰申稱羣萃之秀出者不合限以常科。

惟賢是求何賤之有况士之秀者而人其捨諸惟彼郡貢或稱市籍非我族類則嫌雜以蕭蘭舉爾所知安得棄其翹楚誠其惡於稗敗諒難捨其茂異揀金於砂礫豈爲類賤而不收度本於潤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况乎識度冠時出自牛醫之後心計成務擢於賈豎之中在往事而足徵何常科而是限州申有據省詰非宜

得乙充選人職官選人代試法司斷乙與代試者同罪訴云實不知情

官擇賢良選稽名實苟作僞而心拙必代斬而手傷乙情非容姦行乖周慎將如吾面遂充職以不疑未見子心果代試而有悔既彰聞而貽戚乃連坐以論辜察情諒不同謀結罪誠應異罰法無攸赦選者當准格論人不易知職官所宜情恕削奪恐爲過當貶降庶叶決平

得甲與乙爵位同甲以齒長請居乙上乙以皇宗不伏任甲下有司不能斷

庠序辯儀則先長長朝廷列位必尚親親惟彼周行是名同位德非心競禮失肩隨甲以桑榆年高何以卑我乙以葛藟族貴奚獨後予各興爭長之辭遂昧常尊之位然禮經尚齒且王室貴親晉鄭同儕信高卑之或等膝薛異姓諒先後之可知難遵少長之倫宜守親疎之序

得選舉司取有名之士或云不息馳鷺恐難責實

聲雖非實善豈無名不可苟求亦難盡棄屬時當仄席任重掄材思得士於聲華懼誘人於奔競若馳鷺而方取慮非歲貢之賢如寂寥而後求恐失日彰之善將期撫實必在研精但取捨不私是開乎公道則

吹噓無益。自閉其倂門。名勿論於有無。鑒自精於舉措。

得太學博士教胄子毀方瓦合。司業以非訓導之本。不許。
教惟馴致。道在曲成。將遜志以樂羣。在毀方而和衆。况化人由學成性因師。雖和光以同塵。德終不雜。苟圓鑿以方枘。物豈相容。道且尚於無隅。義莫先於不翫。司業以訓導貴別。或慮雷同學官以容衆。由寬何傷。瓦合教之未墜。蓋宣尼之言然。文且有徵。則戴氏之典在。將勸學者所宜謹之。

得甲居家。被妻毆笞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云。非夫告不伏。

禮貴妻柔。則宜禁暴。罪非夫告。未可麗刑。何彼無良。於斯有怒。三從罔敬。待以庸奴之心。一杖所加。辱於女子之手。作威信傷於婦道。不告未爽於夫和。招訟於鄰。誠愧聲聞於外。斷徒不伏。未乖直在其中。雖昧家肥。難從縣見。

得乙居家。理廉使舉。請授官吏部。以無出身不許。使執云。行成於內。可移於官。

調選正名。誠宜守序。敷求懋德。安可拘文。乙積行於中。闡彰於外。廉使以道敦知己。欲致我於青雲。天官以限在出身。將棄予於白屋。事雖異見。理可明徵。掄瑣瑣之材。則循舊格。刈翹翹之楚。寧守常科。幸當仄席之求。無惑刻舟之執。况自家刑國。移孝入忠。既聞道不虛行。足見舉非失德。所宜堅決。無至深疑。

得景定婚訖未成。而女家改嫁。不還財。景訴之。女家云。無故三年不成。義敦好合。禮重親迎。苟定婚而不成。雖改嫁而無罪。景謀將著代禮及問名。二姓有行。已卜和鳴之兆。三年無故。竟愆嬾婉之期。桃李恐失於當年。棟粟遂移於他族。既聞改適。乃訴納徵。揆情而嘉禮。自虧在法。

而聘財不返女兮不爽未乖九十之儀夫也無良可謂二三其德去禮逾遠責人斯難

得丁爲大夫與管庫士爲友或非之云非交利也

見賢不稱且虧事上之節非義苟合則涉譖下之嫌丁貴乃立家友其管庫不思進善徒務降尊若接而或非自貽交利之責儻知而不舉則速蔽賢之尤既未覈於是故欲索乎貴賤况公叔薦士家臣尙見同升雖文子好能管庫不聞爲友信疎慎守宜及或非

得四軍帥令禁兵於禁街中種田御史劾以無勑文辭云因循歲久且有利於軍

爲國勤農田疇有制示人知禁衛路攸先瞻彼三農藝斯五稼且町疃是務豈是瞻軍雖轍迹不加未爲曠土輦穀必資於平易康莊難縱以荒蕪務有畔之農秋成而利亦蓋寡侵如砥之道歲久而弊則滋多請論環衛之非式表鐵冠之劾

得甲爲郡守部下漁色御史將責之辭云未授官已前納采

諸侯不下用戒淫風君子好求未乖婚義甲旣榮爲郡且念宜家禮未及於結褵責已加於執憲求娶於本部之內雖處嫌疑定婚於授官之前未爲縱欲况禮先納采未明嬪婉之求聘則爲妻殊非強暴之政宜聽隼旟之訴難科漁色之辜

得乙爲三品見本州刺史不拜或非之稱品同

桑梓攸重必在恪恭官品斯同則宜抗禮乙班榮是踐威重可觀况衣錦還鄉已崇三品之秩雖剖符臨郡應無再拜之儀豈以州里版圖而紊邦家典制如或商周不敵敢不盡禮事君今且晉鄭同儕安得降

階卑我既不愆素何恤或非。

得景爲獸人冬不獻狼責之訴云秦地無狼。

鮮或不給既曠乃官辭且無徵是重而罪景獸人斯掌禽獻罔供當路可求曾不思於疐尾充庖爲用遂有關於去腸既愆冬獻之期難償西鄰之責載詳地產重振國章薦必以時吾能言於周有生靡常所子勿謂其秦無縱口給之不慚在面欺而無捨。

得景負丁財物丁不告官強取財物過本數縣司以數外贓論之不伏。

人縱於貪動而生悔物非其道取則有贓丁放利欲贏景逋債未償懷不忌而強取姑務豐財逞無厭之過求豈非贋貨情難容於強暴法必禁以奪攘以交易而求多尚宜准盜在倍稱而過數孰謂非贓若以律論當從縣斷。

得乙請襲爵所司以乙除喪十年而後申請引格不許乙云有故不伏。

爵命未墜嗣襲有期在紀律而或愆當職司而宜舉乙舊德將繼新命未加所宜纂彼前修相承以一子何乃廢其後嗣自棄於十年歲月既已滋深公侯固難必復然以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於宴安則宜奪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析理。

得丁爲士葬其父用大夫禮或責其僭辭云從死者。

禮惟辨貴孝不貶親是謂奉先孰云僭上丁慶加一命憂及三年凶降昊天且結茹荼之痛吉從遠日方追食菜之榮旣貴賤之殊宜亦父子之異道同曾元易簪正位於大夫殊晏嬰遣車見非於君子未爽慎

終之義允符從死之文辭則有徵責之非當。

得甲將死命其子以嬖妾爲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子云不敢陷父於惡觀行慰心則稟父命辨惑執禮宜全子道甲立身失正沒齒歸亂命子以邪生不戒之在色愛妾爲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言順爲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况孝在慎終有同魏顆理命事殊改正未傷莊子難能宜忘在耳之言庶見因心之孝

卷五十一

後序

前三年元微之爲予編次文集而敍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訖長慶二年冬號白氏長慶集邇來復有格詩律詩碑誌序記表贊以類相附合爲卷軸又從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是時大和二年秋予春秋五十有七目昏頭白衰也久矣拙音狂句亦已多矣由茲而後宜其絕筆若餘集未盡時時一詠亦不自知也因附前集報微之故復序於卷首云爾

格詩歌行雜體 凡五十七首

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從此後蘇州作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况爲劇郡長安得閑宴頻下車已三月開筵始今晨初黔軍廚突一拂郡榻塵旣備獻酬禮亦具水陸珍萍醕箬溪醑水餾松江鱗